

Looking for the white fish



寻找白鱼

XUNZHAOBAIYU
MINSHUQI

闵书琦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丽江市哲学社会科学及重点文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寻找白鱼

XUNZHAOBAIYU
MINSHUQI

闵书琦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寻找白鱼 / 闵书琦著.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1.9

ISBN 978-7-222-08268-7

I. ①寻… II. ①闵…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
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82837 号

责任编辑: 苏映华 马跃武

装帧设计: 杨德安

内页插图: 吕 印

责任印制: 施立青

书 名	寻找白鱼
作 者	闵书琦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880×1240 1/32
印 张	7
版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云南新华印刷二厂
书 号	ISBN 978-7-222-08268-7
定 价	22.00 元

来自滇西的青春叙事者

○ 海男

我与出生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期的阅书琦相遇，是因为我们共同热爱的滇西。尽管我直到如今还未见过这个青春的女孩，但我已经读完了她即将出版的这部短篇小说汇集。我之所以带着亲切的触角很快就能进入她的小说，源于我们共同的记忆——广大而辽阔的滇西及永胜县的区域。

阅读阅书琦短篇小说集的过程，这也是今年立秋以后的一桩严肃的事情，在这个被青春小说泛滥的年代，我却感觉到了一种清新而神秘的青春文本扑面而来。

阅书琦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九〇后女孩，当然我知道是辽阔的滇西培植了她的想象力。从《寻找白鱼》、《秘密》、《姨妈巷里的杨小羊》、《春天没头没尾》、《半夏生》、《死鸟》、《逃命》到《降头》、《董园遗事》，我都在情不自禁地触摸到滇西的屏障和背景。这些从叙事中辗转出的背景像水墨画和油画，

使闵书琦的小说叙事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地域的神秘感。闵书琦像所有的青春作家一样充满了她所置身时代的幻梦和迷惑，然而，她的青春叙事却逃离了通常青春小说的局限性，她似乎很轻易的就寻找到了展现他们这一代青春矛盾和冲突的舞台，这就是让所有出场的人物拥有一个现实和乌托邦的背景：于是，在闵书琦的叙事中，就拥有了每个短篇小说的结构和故事。比如《寻找白鱼》的开头：“某一年夏天我在丽江古城里游荡，以一种用我妈的话来说极其没有未来感的态度到处混来混去并且希望能够一直持续。我热爱这个地方因为我发现这里很宽容，让我能够在北京时间的统治范围内过格林威治时间的生活，在飞机从天际划过的时候佯装自己是个古人，对那飞过的大铁鸟表示惊骇。”小说从开头就告诉我们，青春的时间已经开始。在闵书琦的所有青春叙事中都揭开了一个现场，那是由她虚构的青春的生活和向往——尽管在这些青春的游戏深处充满了迷惘和彷徨，然而，小说却力图展现出一种未来——这就是青春之梦的归巢。这些从广袤滇西背景中散发的气息，以织梦的缓慢编织出闵书琦独特的文学立场和思想美学，使我的阅读充满了意外的惊叹。

闵书琦的语言干净而充满诡谲的气质，仿佛滇西小镇上那些失传的记忆中拂面而来的暗香。我在阅读中经常感叹是什么力量让出生于八十年代末期的这个女孩寻找到叙述故事的能力？有些东西是无法解释的，这个出生于滇西的女孩，因为喜欢上了写作开始了她写作的人生，在里面，我读到了一个作家用青春探索世界的初始：那些弥漫于她成长中的记忆以及被她用文学的触角浸润过的世界，因为写作而汇集在了这本短篇小

说集子中；因为写作，闵书琦的想象力和对于整个世界的寻找和忧伤，遇到了叙述的时间。尽管如此，也只有时间告诉我们，闵书琦未来的写作故事。我深信，这本书是她写作的第一本书，但绝不是她最后一部书。生命的神秘活动始于开始，始于开始时的美好芳菲，祝愿闵书琦用她绚烂的青春所开始的写作，成为她一生中最热爱生活。

目 录

○序 /1

○寻找白鱼 /1

（我说老巴，那白鱼怎么就莫名其妙地出现又消失了呢，莫非是月亮的倒影不成。老巴哈哈笑起来，说谁知道呢，如果真是月亮，喏——老巴对着西天边半个晶莹的月轮努了努嘴——送你了。）

○萱园遗事 /15

（再死寂的萱园，也总归要存在下去，总归要一年年开出萱草和石蒜，一年年的繁盛，一年年的荒凉，一年一年，从人马喧嚣的庭院，变成繁花似锦的荒园。）

○死鸟 /45

（满地的碎石突然变成了海浪般的龙胆草，起伏澎湃。它们都顶着紫色的初绽的花朵，花朵像镜子一样将阳光反射到我眼睛里，我被光线层层缠绕、勒紧，然后倒在那阳光灿烂的山坡上。）

○降头 /65

（如果，如果当初降头没有下错，是否地真的会跟阿七永远在一起？是否我们的生命，全部都会不一样？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必定会经历如此的劫难，那跟我是谁毫无关系，没有谁的爱情是举世无双。）

○姨妈巷里的杨小羊 /85

（她们有的就是随着马帮来到这里，留了下来，有的后来又跟着马帮离开了。她们的孩子天天望着马帮来往，心里动了，便跟着走了。有的后来回来了，有的再没回来过。）

○春暮 /101

（我坐在暮春微凉的夜空下，沧城的星空分外明媚。我看见一个女孩走向另一个女孩，她们遍身散发着天地间所有的美好：“樱桃好，要多吃，脸色才红润。你这么好看，应该一直好看才是。”）

○半夏生 /119

（穿上血红色的婚裙，像那个季节里一切女子一样做她们喜欢的事，晒着明媚的阳光，听风在耳边轻轻歌唱。）

○我的大学 /133

（我在梦里向你跑去，面前突然出现一千座大山。这些山嘲笑我，说要想找到你，就得先跨越它们。我想了想，我对山说：你们不就是要阻拦我吗，何必这么麻烦，其实只要出现一座，我就会放弃了。）

○关于子希 /143

（我们像铁轨，从不同的地方来，在某个地方相遇一下，又向着不同的方向去了。）

○春天没头没尾 /155

（我说嘿，真正有用的东西都是没用的！郑爷想了想说，嗯，听你这么说我就不放心了，我们都是有用的人。）

○逃命 /171

（像我这样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无意义，什么都不想追寻的人，除了做个诗人，还能做什么呢？）

○病 /185

（我卷起我的袖子，将我柔软飞散的羽毛暴露在阳光下。它们是鳞片，它们是羽毛，它们是我哭泣的皮肤，是晴瑰丽的长发。它们是吼叫的桉树，也是赞美的舞蹈。）

○秘密 /221

（亲爱的我要走啦，我们的马路上有一辆绿色的漂亮小汽车在等着我，我要跳上它，跑啊跑啊，跑到北方去。）

○后记 /233

寻找白鱼

某一年夏天我在丽江古城里游荡，以一种用我妈的话来说极其没有未来感的态度到处混来混去并且希望能够一直持续。我热爱这个地方因为我发现这里很宽容，让我能够在北京时间的统治范围内过格林威治时间的的生活，在飞机从天际划过的时候佯装自己是个古人，对那飞过的大铁鸟表示惊骇。

我就这么假装我穿越了，这可真是一件时髦的事情。

我租下一个充满了霉味的小阁楼，背离热闹的街巷。我对房东说哎呀这里真清静，其实是我付不起闹市区的房租。我背了几盆花放在幽暗的阁楼里，每日扫扫地晒晒太阳。我把灰尘扫起来，看传说中的“金色的灰尘在阳光下忧伤地飞舞”，这破阁楼腐朽不堪，轻轻一扫大量的灰尘就忧伤个没完，我捂着鼻子一边扫一边想，我可真忧伤啊真忧伤。

当几天以后有个长发的小伙子背着简单的包站在我面前说是合租，我马上想的是，这下好了，有人帮忙扫地了。他说他的名字叫老巴，我听成老爸，我想完了，来了个爸，那还得我扫地。我说不是吧老爸？他说是老巴，巴豆的巴。我做恍然大悟状，心里直鄙视，能用泻药来解释自己的名字，这人的智商也真是完蛋了。

几天以后我发现指望他来扫地的良好愿望彻底是个幻想，老巴是个传说中的艺术家，准确地说是个文艺流氓，并且是以梅超风的外形梅花鹿的气味自豪的那一种。他说他在某个大城市有个伟大的乐队，这个“伟大”是将来时的，而伟大到什么程度就取决于他这次跑到丽江来写出的歌。他唠叨现代人内心虚浮现代城市嘈杂烦乱，又唠叨他作为一个不肯向市场妥协的真正的艺术家是多么的高处不胜寒。我听了半天终于听明白，这人是来找清净地儿搞创作的，他唠叨那么多主要意思其实是叫我一个人把家务做了算了。我不满了一下，又想到如果我的辛苦真的造就了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一个伟大的乐队，那也是荣幸的事情啊，于是我勉强接受了。

老巴不爱说话，每日见我也不打招呼，只是用那死鱼眼看我一眼。有时候他创作到绝境了就会狂吼乱叫，我第一次半夜听见他惨叫起来吓了一大跳，一脚踹开他的房门看见他躺在地上抽搐，以为发羊癫疯了，上去狂掐他人中。结果被他骂一顿说我这个野人破坏了他的思路。那以后好几天他见我更不讲话，只是白我一眼，鼻子里冷哼一声，嘴唇上被我指甲抠破的伤痕赫然醒目。

我在一家酒吧找到一份服务生的工作，我非常满意，因为

我最喜欢跟人拿钱的感觉，酒吧里一碟瓜子二十块的政策非常满足我，至于那钱是不是我的又另当别论。而且酒吧每夜都有各种乐队的演出，我想看演出不仅不花钱还倒拿钱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为了庆祝，我请老巴喝酒。

老巴喝了酒就开始话多，良知也开始被唤起，表达了每日不做家事的微弱愧疚和对我的感谢，又说如果他将来得了诺贝尔音乐奖，军功章上有他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我说诺大爷恐怕没想起来整个音乐奖，又问那作品抽了版税有没有我的一半，他说伟大的作品在作者活着的时候都拿不了什么版税，但他可以考虑立个遗嘱，如果他的作品在我们死后拿到版税了，就为我弄个漂亮的坟。我感到很欣慰。

老巴喝了酒就脸红，红得像个猪蹄，在我指出这一点以后他马上又叫了一份红烧猪蹄和更多的啤酒。然后他说，问你个私人问题，要是捅了伤疤别生气。我说你问。他就问我一祖国大好青年不打拼事业跑到丽江这种适合养老的地方来干什么，我说我就是厌烦了家里的安排而已，一辈子这么长，混他几年算什么，我提前养老。老巴听了很失望，他说他本以为会有一个悲情的文艺故事，比如女主角得个白血病而死，男主角跑到两人相识的地方守望一生什么的。老巴说我长的就一副悲剧的脸，我说是不是我长得很文艺很好看，老巴说我要是这么想就说明外表不可靠，如此乐观的人怎么可能悲剧得起来。

当老巴喝得连猪蹄都瞪乎其后的时候，他问我你知道我来丽江干吗。我说你不是来搞创作的吗。我郑重地告诉老巴我决定攒钱把我们住的小阁楼买下来，等将来老巴成了大名人，那小阁楼就会跟巴黎那些作家咖啡馆一样跟着升值。到时候我就

在阁楼里设上一些小板凳，注明“老巴发呆处”、“老巴发烧处”、“老巴发情处”，强迫每一个上去坐坐的老巴仰慕者都买瓜子吃，一碟五百块。

老巴没有理会我的设想，他说他其实是来寻找一条白鱼。白得像雪一样啊，老巴说，那是他第一次来丽江，半夜喝醉了落寞地站在大石桥上望着河里的鱼群，红的像火，黄的似金，粉的像霞！就那一条，白得像雪一样，白得像棉花，像豆腐一样啊！

老巴唠叨很久以后我大概了解了事情经过，那条白得像棉花一样豆腐一样的鱼没有跟其他的鱼凑在一起，而是像个幽灵一样缓缓地逆流而上。我们落寞的老巴同学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白白得像棉花一样的鱼，又惊讶它游泳像滑行一样不怎么摆动，于是便跟着它逆水而上。一直跟到黑龙潭的出水口珍珠泉，他讶异地发现整个清澈见底的水潭里再无别的鱼——只有这一条白鱼，沿着一个奇异的中心匀速旋转，像在举行一个庄严的典礼。那是一个下弦月之夜，除了老巴同学，整个黑龙潭空无一人，那耀白的鱼在半个月轮下寂静地旋转舞蹈，那是我们的老巴同学半辈子没有见过的宁静和庄严。

红得像猪肝一样的老巴问我，你在丽江见过白色的鱼么。我说我见过酸菜鱼，白得像棉花一样，像豆腐一样啊。老巴鄙视地哼一声，说丽江河里的鱼花里胡哨的，都是俗鱼，而他遇见的那条白鱼，不是鱼，那是神啊。我对老巴的这个结论感到匪夷所思，我说老巴，泛神论不是这么个意思。老巴则坚信不疑，他说那天他观看了白鱼的舞蹈以后回家就写出了一段精妙绝伦的伟大的曲子，那就是神给他的。我说你都写这么伟大的曲子

了还成天蹲小阁楼里干吗，还不赶紧领诺贝尔音乐奖去。老巴说可惜那天他看呆了，只抓住了一点点灵感的尾巴，写出一个前奏。这也就是他现在在丽江的原因——他要找到那条白鱼，写出那曲子的剩余部分。老巴说，那是神把他带到丽江的意义，也就是他活着继续做音乐的理由。

半夜我把老巴拖回小阁楼，他像个麻袋一样瘫在地板上。看着他肮脏的长头发和指甲里的黑泥，我想，得喝多少酒才能眼花到在河里看出一条白鱼来啊，老巴为了创作，可真不容易。

第二天路过每一条小河，我都细细地凝望河里热闹的鱼群，真是红的像火，黄的似金，粉的像霞啊。但不出所料，没有什么白鱼，偶尔有鱼身上有白色的斑点那也是因为生病。我看着那些肥胖的鱼们，想象着它们变成了白色的模样。那不就是一条大白蛆吗？我觉得老巴真倒霉，喝醉看见幻觉都这么恶心，更可怜的是他竟然还觉得美丽。

我所在的酒吧生意很好，但房屋低矮潮湿，光线昏暗，远看就像一个洞。有一棵大树从房屋中间长出来，一直伸展到屋顶外面去，于是屋顶上也有个洞。老巴对这棵树很欣赏，我知道他肯定又有什么托物言志之类的想法。老巴更欣赏的是以酒吧老板的狗为首，和街坊里其他狗一起组成的一队巡逻狗总在人群里肆无忌惮走来走去。老巴说你看多自由，什么时候我们也能这么自由。我说老巴别太夸张，再怎么我们这点自由也是有的。老巴说不对，我们不能像狗一样没钱还在酒吧里走来走去还这么自在。可后来老巴发现真正的巡逻队更自由，不仅可以没钱走来走去，还倒拿钱，于是老巴改口了，说巡逻队员真自由，我们什么时候也能这么自由。

老巴没什么钱，他总跑到各种酒吧里去坐着，叫一杯白开水，我认为狗唯一比他自由的也就是狗能走来走去一直走到姑娘裙子里去了。他坐在那里看路过的美丽的姑娘，酝酿情绪，酝酿不出来就跑到河边蹲着，说是寻找他的白鱼，酝酿出来了呢，就回家睡觉。他所说的那段伟大的前奏我从未听他弹奏过，只见过一张乐谱，老巴到处乱放，我看见那曲子的名字，叫寻找白鱼。

老巴的生活越来越规律，和大自然一同作息，只是这个“大自然”指的是地球那一边儿的大自然，而且他醒着的大部分时间也都在打瞌睡。与此同时我的生活也越来越规律，我觉得我非常适应丽江，服务生这样的工作我干得很开心，每天我怀揣一把开瓶器奔走于桌椅之间，感觉像一个身怀绝世名剑的侠客。有时候看到猥琐的大叔泡清纯的学生妹，或者丑陋的男人泡美女，我就发短信告诉老巴，老巴就晃进来叫一杯白开水，狠狠地却又偷偷摸摸地盯视人家，试图营造一个义愤填膺的气场。他说为了创作，他得随时保持情绪上的激动，而愤怒对保持激动有良好的效果。有一次一个丑大叔竟然一次泡两个漂亮姑娘，这让老巴怒不可遏，我知道主要原因是他自己连一个都没得泡。当我为那几个人端上爆米花的时候老巴一把拉过我，警告我不准替他们把包装拆开。烫死他！老巴说。当然到最后那个丑大叔没有被烫死，而且泡着姑娘随时爆发出惨绝人寰的大笑，老巴很沮丧，他默默地走出酒吧，站在河边，我知道他又在寻找他的白鱼。

有一天老巴突然激动万分地跟我说他好像看到了白鱼，还是那么白那么优雅，白得像棉花一样，像豆腐一样啊。我看见



“天女爱上了一个流浪的艺术家？老巴，
你相信这种故事，怎么不去死啊？”